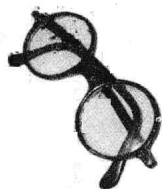


那些逝去的
厚重声音



「民国著名学人性情

《伴随》编辑部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 / 伴随编辑部编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17-2763-7

I . ①那… II . ①伴… III . ①知识分子 - 生平事迹 - 中国 - 民国 IV .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4222 号

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

编 著 / 《伴随》编辑部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 小戚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2.5
字 数 / 311 千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63-7

目 录

辜鸿铭：“我是老大中华的未了的一个代表”

(1) 传略 (2) 形象 (3) 保皇 (4) 追随 (6) 天赋 (7) 好胜 (8) 傲睨 (9) 臧否 (11) 憎恶 (12) 詈讽 (14) 气节 (15) 传道 (17) 怪论 (19) 评誉

蔡元培：“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21) 传略 (23) 变革 (24) 壮怀 (26) 慈师 (28) 婚姻 (29) 轶闻 (31) 评誉 (32) 名言 (33) 名联

章太炎：专志精微，穷研训故；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36) 传略 (37) 怪誉 (38) 门生 (40) 讲学 (45) 疾愤 (47) 情事 (48) 异行 (49) 评誉

梁启超：“他的最伟大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51) 传略 (53) 反差 (56) 情浓 (57) 情止 (59) 拜师 (61) 为师 (62) 自省 (64) 趣味 (65) 长辞

王国维：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66) 传略 (67) 大师 (68) 杰作 (69) 扬镳 (73) 淡泊 (74) 衣食 (74) 自沉 (76) 名言 (77) 评誉

李叔同：做一样像一样的遗世独立僧

(79) 传略 (80) 才艺 (82) 境界 (83) 挚交 (90) 雅交 (91) 师魂 (92) 情事 (93) 轶事 (94) 名曲 (95) 名言 (97) 名诗 (98) 评价

马寅初：“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99) 传略 (101) 倔犟 (101) 温厚 (102) 义正 (104) 激愤 (107) 勤俭 (108) 情事 (109) 轶事 (110) 养生

马一浮：“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

(112) 传略 (113) 天资 (114) 旷逸 (115) 义愤 (116) 佳话 (117) 授道 (119) 论学 (119) 伤情 (120) 养生 (121) 名言 (122) 诗话 (123) 诗词

刘师培：一只屡被世事“拖下水”的国学界凤凰

(125) 传略 (127) 投逆 (130) 反目 (132) 为师 (133) 师友 (135) 轶事

熊十力：“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137) 传略 (138) 风度 (140) 孤冷 (141) 猖狂 (144) 义举 (145) 相惜 (147) 教诲 (148) 谗言 (148) 妙文——《说食》

黄侃：一个乖僻和学问成正比的怪杰

(150) 传略 (152) 至孝 (153) 辛讽 (154) 嗜书 (156) 师道 (157) 同门 (159) 弟子 (160) 讷言 (161) 轶闻

钱玄同：一个催生新文化运动的性情中人

(165) 传略 (166) 催生 (167) 双簧 (168) 为师 (170) 家事 (171) 趣闻 (173) 妙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刘文典：养生未羨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176) 传略 (177) 风采 (179) 气节 (181) 恃才 (183) 相轻 (184) 相重 (184) 奇师

陈寅恪：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

(188) 传略 (189) 名门 (191) 博学 (193) 治学 (194) 敬崇 (196) 骨气 (197) 师友 (200) 纯情 (202) 妙联 (203) 自白 (203) 归宿 (204) 赞誉

陶行知：“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206) 传略 (208) 激愤 (210) 无私 (210) 律己 (212) 爱心 (213) 施教 (216) 评誉 (217) 名言 (220) 妙演 (222) 妙论——《第一流的教育家》 (223) 妙文——《中国的人命》

赵元任：拥有异常天赋的“汉语言学之父”

(225) 传略 (226) 天赋 (227) 造诣 (229) 远政 (229) 至交 (231) 姻缘 (234) 乐趣 (234) 名趣 (235) 轶闻 (237) 妙语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239) 传略 (241) 自视 (243) 气节 (244) 淡和 (245) 教诲 (247) 情分 (250) 轶闻 (251) 语录

顾颉刚：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256) 传略 (258) 开创 (259) 平等 (260) 惜才 (262) 恩师 (264) 情曲 (271) 美文——《怀疑与学问》

吴宓：一个奇特、矛盾的真正的人

(273) 传略 (275) 率性 (276) 严谨 (278) 单恋 (279) 婚姻 (281) 门生 (283) 情念 (284) 评论 (285) 诗作

冯友兰：建立最好人生境界论的“现代新儒家”

(287) 传略 (288) 力作 (289) 兄妹 (291) 齐眉 (292) 授业 (293) 收藏 (294) 妙喻 (294) 至交 (295) 名文——《人生的境界》

金岳霖：一个创建独立哲学体系的“顽童哲学家”

(298) 传略 (299) 为学 (300) 传道 (302) 论道 (303) 纯情 (304) 妙缘 (306) 和善 (308) 趣行

傅斯年：“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

(312) 传略 (313) 疾愤 (315) 义正 (316) 匡正 (318) 孝子 (318) 婚姻 (321) 师友 (323) 轶闻 (324) 理念 (325) 评誉

罗家伦：“人生的意义在能认识和创造生命的价值”

(326) 传略 (327) 干将 (328) 唯贤 (330) 治校 (331) 姻缘 (332) 妙闻 (334) 名文——《生命的意义》

潘光旦：“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339) 传略 (340) 嗜学 (342) 论教 (343) 性学 (344) 刚正 (345) 雅趣 (346) 幽默 (347) 哀恸 (348) 轶闻 (349) 友评

辜鸿铭：“我是老大中华的未了的一个代表”

传略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出生于当时为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天叫檳城），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朝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



辜鸿铭

《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7年，随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1870年，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埋头研究中华文化。1885年，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正式成立后，任方言教习。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5年，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1908年宣统即位，兼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辞去公职，191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24年，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1927年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形象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

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

保皇 辜鸿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辫子”。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自己的解释是：“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

辜鸿铭经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犹如“傲霜枝”一样在人们面前摇曳。（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他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

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的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

追随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这说明仅仅作为译员，很难得到张之洞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两人能够长期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那里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

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克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大学》和《中庸》，因此在欧洲知识界赢得响亮的声誉。

一晃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辜鸿铭这位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天赋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无人能比。有一位名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在谈及辜鸿铭的英文造诣时曾说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来，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拼，且毫无逊色之感。”以英文从事著述、饮誉中西的著名学者兼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对辜鸿铭杰出的英文才能极表钦佩。他认为，在我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来，未见有出其右者。不论其造词还是用事功夫，皆属上乘而无可疑问。”同样，英文熟练的“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在近代中国，谈得上真正通晓英文的只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辜鸿铭，长于英国文学；第二个是伍朝枢，长于英语公牍；第三个是陈友仁，长于英国国情；至于那半个，他没有说，有人说，这可能是指近代著名学者型外交家王宠惠先生；也有人分析认为，可能是指孙中山自己。

1889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告诉他们，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食用。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毕，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拿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他们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希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

找到的奇才。”开始的那种傲慢之气一扫而光。

辜鸿铭能够用熟练又流利的德语演说和写作。德国一学者曾经对人说，辜鸿铭是“第一个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中国人。”关于此点，也有一段趣事：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时，有一天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路途疲劳，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盖住脸，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这时，对面空位上来了3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进行品头论足：“瞧那个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自以为还蛮像那么回事。他这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他们以为辜鸿铭不懂德语，说完后就忘乎所以地大笑。这时，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的德语：“你们的德国文字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若不倒过来看，还有什么意思？甭说报纸上这通俗的玩意儿，就是你们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给你们背个一字不差。”末了，辜鸿铭还引用歌德的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人，羞得这3个德国小伙子面红耳赤，一个个趁火车到站赶紧溜了。

好胜 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

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辜鸿铭的老友梁敦彦听说他60多岁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弥尔顿数千行的长诗——《失乐园》，就直言道，如果现在你年轻20多岁，我信，可你已这把年纪了，说说还行，不背也罢。老辜当即从架上取下一本《失乐园》，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字不差流水般地背将起来。

任职张之洞幕府时，张之洞寿诞之日，辜鸿铭有幸与一代名儒沈曾植

会面。27岁的辜鸿铭大谈西学。沈曾植慨然叹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20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一晃20年过去，又是张之洞生日那天，辜鸿铭与沈曾植再次在张府会面。辜鸿铭请差役将张之洞的藏书搬至前厅，沈曾植问他搬书干什么，辜鸿铭答道：“请教前辈，哪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沈曾植知其意思，说：“我知道你能背能懂了……”高挂免战牌。

傲睨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

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辜鸿铭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掏出火柴，

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臧否 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

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人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

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

“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

‘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明他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都不具备，甚至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目前局势而没有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过仅为了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无政府混乱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万。他不仅毁弃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而且毁弃了中华民族的政教与文明……”辜鸿铭在《流氓的化身——袁世凯》一文中，就袁世凯道德品质的败坏，作了最严厉的抨击和指骂：“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指辛亥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袁世凯是流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不过，在短时之内，中国一切精妙、美好、尊贵、崇高、亲切、声誉好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的危险。”辜鸿铭用英语写成《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用汉语写成《幕府纪闻》两本书，书中谩骂、讥讽、挖苦袁世凯之文字尖酸泼辣，成为海内外奇谈。